

高中生当“啄木鸟”上街检查错别字

一座大厦英语名称竟两处出错



学生们现场捉错。

受访者供图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通讯员 焦菁

本报讯 昨天下午，在浦东新区语委办的组织指导下，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的179名高中生对小陆家嘴地区、新上海商业城区域内的语言文字使用规范情况进行了实地检查。这标志着上海市语委、市教委在全市范围开展的高中学生社会用字检查“啄木鸟行动”已全面启动。

一个名称两处错

同学们分成12个小组，沿不同路线对上述区域内地标性建筑、旅游景点及商业机构的单位名称牌、店招店牌、指示标志牌、路名牌、商业和公益广告牌等标牌中的汉字使用和英文译写进行了地毯式的检查记录。对发现的不规范现象，如不按语言文字法律法规的规定使用了繁体字和异体字、英文拼写错误、中式英语等，同学们还逐一拍照取证。比如在陆家嘴人行天桥上，同学们发现在指示“太平金融大厦”的标牌中，“金融”的英译“Finance”被错拼成了“Flnance”，“大厦”的英译“Tower”被错拼成了“Towe”；而“金茂大厦”在有的标牌里被译作“Jinmao Building”，在有的标牌里又被译作“Jinmao Tower”。整个检查活动前后历时四个多小时，浦东外国语学校的15名指导教师，现场指导各组学生顺利完成检查任务。

在此次活动中，浦东外国语学校主动对接浦东新区语委办，制定了“啄木鸟行动”工作方案，积极做好对

学生、教师、家长的宣传发动指导，加强服务保障，制定安全预案，邀请中外文专家和语言文字监测专家对师生进行了专题培训。据悉，回到学校以后，同学们还将在老师的带领下对实地检查取得的数据进行汇总和整理，并将关于用字不规范现象的图文记录录入“上海市公共场所语言文字使用网络监测系统”，通过浦东新区语委办交由有关执法部门依法处理。

高中生“啄木鸟行动”启动

这标志着上海市语委、市教委在全市范围开展的高中学生社会用字检查“啄木鸟行动”已全面启动。“啄木鸟行动”是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及其上海市实施办法、《上海市公共场所外国文字使用规定》，以及国家和上海颁布的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依托高中生志愿者开展公共场所语言文字应用监测，提升本市社会用字规范化水平。

今年上半年全市各区县的21所高中学校约1500名学生参加这项活动。各区县的“啄木鸟行动”将于4月至5月陆续实施。“啄木鸟行动”已纳入本市高中生社会实践项目中，按照“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志愿服务（公益劳动）”的要求组织实施。

目前，市语委已在“上海语言文字网”开通了“上海市公共场所语言文字使用网络监测系统”，接受社会各界投诉与反映，今后还将定期开展高中生“啄木鸟行动”。有关部门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在语言文字日常使用中增强规范意识，制作标牌前要对其中的中英文使用规范加强审核与把关。

2015年全国各类外国留学人员近40万 上海有6.6万列全国第二

教育部昨天透露，2015年共有来自202个国家和地区的397,635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11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

2015年全国来华留学生数据日前发布。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来华留学生总人数分别为240154、66746、49792、34934、6009名。北京、上海、浙江位列吸引来华留学生人数省份前三位。

2015年在华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为184799人，比2014年的164394人增加20405人，同比增长12.41%，继续保持2008年以来高于来华生总人数增速的态势。2015年学历生人数占在华生总数的比例为46.47%，其中研究生占在华生总数的比例为13.47%，两项比例均较2014年有所上升，学历结构不断优化。

据新华社电

■年轻态

复旦“清朝地理信息系统”公开上线

地图古今叠加 可反映河道变化

“一张地图，道出清朝版图万千事”，复旦大学“清朝地理信息系统”（qinggis.fudan.edu.cn）近期公开上线，收录了数字化的清朝末年（1911年）县级边界政区地图。这幅数字地图精准地确定了清末中国的国界线，还绘出了全国2000多个县级行政区的边界线。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通讯员 方艾青

点击鼠标 清朝府界县界“冒出来了”

复旦大学清朝地理信息系统与地图集项目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侯杨方教授主持，计划利用原始档案、大比例尺实测地图复原清朝近300年的疆域和政区变化，并叠加自然、人口、经济、文化、灾害等要素信息，将复杂的清朝历史浓缩在清朝地理信息系统的数字地图上。

据侯杨方介绍，项目还将印制一套《清朝地图集》，首次绘出清朝县级的行政区划边界以及相应的专题图。《清朝地图集》第一册主要涵盖清末同治、光绪和宣统年间的行政区划图，以及当时人口、经济等方面的统计数据，其出版已被排上日程。

这幅数字地图，粗看只有国界和省界，不断放大后，清朝时期的府界、县界陆续“冒”出来了。这幅数字地图被叠加在现代地图之上，行政区划的古今对比一目了然，比较明显的河道变化也可以反映出来。

被问及为什么要做县级边界政区地图时，侯杨方解释说，“中国历史上，县一级政区要负责当地百姓的赋税、徭役和户籍管理，一旦变化将增加很多行政成本，所以县级边界相对稳定，数量没有太多变化，只是有时会有细微的调整。一直以来，县都是国家行政最重要的基石。如果复原了清末县一级的政区边界，再找到县与县之间边界的变动资料，就可以复原整个清朝近三百年的县级、府级以及省级政区。”

据了解，地理信息系统最强大的功能就在于可以叠加多层数据。比如，清朝时浙江的土地分为田、地、山、荡四种类型，税收标准都不一样，把浙江的人口、地形、田赋、土地数据这一整套系统演示出来，就能发现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有些县税收很少，就是因为人口、经济都受到地形坡度、崎岖度影响。清朝地理系统把历史事件的时空维度都串起来了。

两年六上帕米尔高原 探寻丝绸之路

早在2005年，侯杨方就萌发了研究清朝版图的念头。他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清朝人口方面的原始档案时发现很多上面写着“安庆省”、“苏州省”、“西安省”等从未听说过的省份。这让他意识到，如今大家熟知的省份观念很可能是后人建构的，近300年中清朝的行政空间并非一成不变——“我们不能用观念去倒推历史，只能从历史本身来破解观念。”

在那之后，原本专注于清朝人口史、经济史的侯杨方开始了清朝行政区划研究，起初只是写文章考证清朝的“安庆省”、“西安省”以及整个“十八省”。

近年来，台湾公布了一大批民国年间的全国大比例尺军事地图以及1840年后所签订条约的原本和条约划界地图，由此侯杨方开始酝酿将整个清朝的版图、政区变化以地理信息系统和地图集的方式呈现出来。

为此，侯杨方又有意识地搜集了大量历史资料。2011年，他在台湾发现了宣统年间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原始数据档案，“我想着当时这批资料从北平运到南京，后来就失踪了。大陆没有，那八成就在台湾。我就有意识地去找，果真在台湾找到了，他们把档案的目录标题填错了，

所以台湾收藏单位都不知道这批档案的存在。”

作为这批资料的发现者，侯杨方被破例允许将资料全数复制带回，使整个项目的开展有了很好的开端和基础。

侯杨方说，建设清朝地理信息系统所需的资料已经基本搜集完成，近300年间政区变化的文字和地图资料也已经整理好并做成数据库，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是在系统中呈现这些数据，而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版图形成有着重要标志性作用的地标，都需要进行实地测量。

此前，侯杨方在制作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时，就曾沿着丝绸之路做了很多实测工作。从2013年4月到2015年4月，侯杨方带着团队六次去往帕米尔高原进行实地考察，前后共在高原上停留了130多天，行程有数千公里。2013年，凭着史料提供的模糊线索和当地人的指引，侯杨方找到了位于塔吉克斯坦帕米尔高原的“乾隆记功碑”的具体位置，确定了清朝版图的最西处，测定了该处的GPS数据，并在地图上还原了它的精准位置。在那之前，《中国历史地图集》虽然画出了这块碑的位置，但也“只是点出了大致的位置，因为这一百多年来，没有国人到过这个碑址”。